



與談：聯合國「中國代表權」 爭議始末（1949～1971）

●陳儀深／國史館館長

●蘇芳誼／整理

作為一位研究歷史的學者，今天在台下聆聽兩位前輩——辜寬敏董事長的開幕致詞與陳隆志教授的專題演講，內心有很大的感觸。辜董事長在開幕致詞時談到「兄弟之邦」，其中這個「邦」字該如何定義？其實要回答這個問題並不難，從近代中國思想史的角度來看，所謂「邦」就是「國」，「國」就是「邦」，在中國文字的使用上，邦與國是可以互用的。

我們在課堂上談到台灣政治發展的議題，除了早期沒有文字記載的台灣原住民族歷史之外，台灣第一個漢人政權是由鄭成功父子所建立的，成立之後就要面對的問題，就是處理與大清帝國的關係。因此，鄭氏王朝曾提出「援朝鮮例」——也就是比照朝鮮向清帝國朝貢表達臣服但擁有一定的自主性，但清帝國認為「台人皆閩賊也」，與朝鮮不同，最後不接受鄭氏王朝提出的主張。

2012年辜董事長提出「兄弟之邦」的主張，對此個人在《自由時報》發表一篇〈北社評論〉的文章，其中指出辜資政基於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國家的前提，面對另一個互不隸屬的中國，提出「兄弟之邦」的主張，不論不可行，這種嘗試與中國進行政治安排的想像，凸顯辜先生勇敢面對當前嚴肅的政治問題，嘗試與歷史進行對話的用心。

從今天陳隆志教授發表的主題演講中，個人注意到一個很重要的部分——即聯大通過2758號決議解決聯合國內中國代表權爭議之前，曾經有不同的解決方案被提出討論，陳文賢教授的文章也特別提到，當時沙烏地阿拉伯駐聯合國的代表Jamail Baroody大使提出一項解決聯合國內中國代表權的提案——主張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及其所有有關機構之權利，除了取得聯合國內的中國代表權，包括在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的席位之外，也要求聯合國大會繼續讓生活在台灣土地上的人民在聯合國大會及一切有關機構內享有一席之地，直到台灣島上人民在聯合國監督下舉行公民投票決定自己的未來為止。聯合國大會針對Jamail Baroody大使提出議案最終表決的結果，以五十三票贊成，五十六票反對，十九票棄權而未通過。值得我們關注的是，這項提案竟然有陳隆志教授參與其事，而且該案贊成

與反對的差距只有三票而已！不過該項議案今日看來符合政治正確，無論是以台灣之名加入聯合國，或是台灣人民以公民投票決定自己的將來，完全呼應台灣人民今日的政治訴求。

另一方面，美國受限於當時的國際局勢，採取「聯中制俄」的全球戰略，透過與中國和解對抗蘇聯共產勢力的擴張。在美國大打中國牌的氣氛下，一旦接受Jamail Baroody大使提出的議案，可能只會使情況變得更加複雜，即使美國願意支持，在當時內外因素因素的考量，恐怕也不足以扭轉美國的全球戰略。但是剛剛陳隆志教授在專題演說中提到「……沙烏地阿拉伯駐聯合國的Jamail Baroody大使跟我詳細討論過後，基於正義感與為被壓迫的台灣人民發聲，向聯大提出『一中一台，台灣人民自決』的正式提案……」，陳教授說的這段話凸顯Jamail Baroody大使所提出「一中一台，台灣人民自決」的正式提案，是與陳隆志教授商量討論過後的結果。個人曾於2007年拜訪過陳教授並完成一份《海外台獨運動相關人物口述史》訪問紀錄，其中陳教授並未特別提及到這麼一段重要的事項。

我們今日探討聯合國「中國代表權」這一段歷史爭議的始末，陳文賢教授的文章鉅細靡遺介紹探討美國所採取的策略，從一開始採取「緩議」，緊接著採取「重要問題案」的作法，等到「重要問題案」撐不住，為了保住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席位，美國最後又提出「雙重代表權」方案，在聯合國大會進行最後的決戰。過去我們提到聯合國大會2758號決議的過程，總是採取籠籠統統的態度來處理，並未精確描述這一段的歷史事實。假使未來我們要將這一段過程寫入教科書，那麼就需要有精確的描述。不可否認，陳文賢教授所撰寫的這一篇論文，無論是在文章措辭或是內容的鋪排上，都已經達到相當精確的表現。

在此同時，陳老師的文章也讓我們注意到一個問題，因應聯合國情勢變化，為什麼當時的中華民國政府採取的立場，不只反對聯合國漠視中華民國的代表權，也反對聯合國採取「雙重代表權」的作法，竟然與那些對台灣友善的大多數國家是背道而馳的。顯然，當時中華民國政府最高的決策者並未用心思考所謂「雙重代表權」代表什麼意思？究竟簡單的「雙重代表權」與複雜的「雙重代表權」有什麼差別？其實，簡單來講兩者差別在於是否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擔任聯合國常任理事國。

在此要特別指出，1971年4月美國特使Robert D. Murphy特地為了處理聯合國內雙重代表權的問題來台灣與蔣介石會面，蔣介石給他的底線是不能放棄常任理事國的地位。Robert D. Murphy回美向Richard M. Nixon總統提出報告，強調蔣介石願意接受「兩個中國」政策的前提，就是中華民國不會失去其在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席次。美方認為中華民國最高的決策者蔣介石否決複雜的雙重代表權，執意要採取簡單雙重代表權案的策略是行不通的，讓中華民國繼續擔任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常任理事國，根本無法獲得聯合國大多數會員國的支持。整體而言，在那段時間美國對台灣的態度始終是非常友善且主動積極幫忙的，他們希望說服蔣介石由北京取代中華民國在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席位，讓中華民國繼續留在聯合國內，而並不像前外交部長錢復在《錢復回憶錄》中所提到，那段時間美國對台灣完全是敷衍的態度。另外，錢復在回憶錄中也提到美國當時的國



務卿William Rogers與白宮國家安全顧問Henry Kissinger對台灣的態度相當不友善。如果我們不要有預設立場，認真去查閱外交部留存的相關外交檔案，相信會有比較公平的看法。

陳隆志教授的專題演講中還提到一個外界很少人知道的秘辛，九〇年代初期他曾經與李登輝總統兩個人單獨針對台灣如何加入聯合國進行深入討論，2007年我們對陳教授進行口述歷史訪談時，陳教授也沒有提到這部分的内容。究竟陳教授與李登輝總統在總統府內談了些什麼？為何李登輝總統要特別提醒他，離開總統府之後不要洩漏雙方談話的内容。最近，我在姚嘉文資政發表《1971神話聯合國》新書序言中強調，對於歷任總統領導下的政府如何推動台灣加入聯合國運動，值得我們好好的研究，千萬不要誤以為推動台灣要加入聯合國運動是一件比登天還難的事情，這樣會使得許多重要的歷史真相被掩蓋。

我在許許多多外交檔案中發現，最早推動台灣加入聯合國的運動是從李登輝擔任總統的時期開始，本來主要是以「重返」聯合國為訴求，在民主進步黨的抗議與台灣社會的民意壓力之下，李登輝總統放棄使用「重返」的字眼，改為推動「參與」聯合國的運動。由於聯合國大會第2758號決議文，在處理聯合國內中國代表權的問題，從頭到尾與台灣的代表性根本無任何關係，因此李登輝總統執政團隊後期在台灣參與聯合國運動的說帖中，也就不再否定聯合國大會第2758號的内容。

對於台灣如何加入聯合國的策略部分，陳隆志教授十分肯定，2007年陳水扁總統於代表台灣人民向聯合國秘書長提出台灣要加入聯合國為會員國的申請，雖然該項以台灣之名申請加入聯合國的歷史性創舉沒有達成目標，但是已經對聯合國所有會員國展現台灣人民要入聯的意志與決心，明確宣示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與中國互不隸屬的事實。不過，對於馬英九政府上台之後，推動「外交休兵」、「活路外交」的政策，陳隆志教授則是強力批評馬英九政府這種處處妥協、希望爭取中國善意回應的作法，是大開（台灣加入聯合國運動的）倒車。至於，蔡英文政府推動台灣入聯的溫和路線與表現，陳隆志教授則是「舉重若輕」，沒有提出任何批評的意思。

從陳隆志教授的演說中，我們注意到他除了堅持以台灣之名入聯的理想之外，也強調台灣國際法律地位的演進，由最早的法律地位未定，經過一連串政治民主化與本土化政治改革的過程，使台灣逐漸「進化」成為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台灣已經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這是鐵一般的事實，不容否認。蔡英文總統在今年雙十節的演講中，雖然也作出了回應，但是部分台派的朋友們仍然有如何達成法理獨立的疑惑，我想這個問題需要陳隆志教授自己來回答，陳教授的「國家進化論」提到台灣已經進化為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雖然不是經由公民投票來達成，而是經過國會全面改選，人民直選總統的過程，台灣人民「有效自決」（effective self-determination），這是「國家進化論」的主要內涵。

最後，個人認為「國家進化論」的涵蓋性相當完整，雖不能算是一個十全十美的理論，不過卻是我們在實踐由台灣人民決定自己未來何去何從，一個很重要的行動依據。◆